

工

樓

夢

索

隱

卷四 — 卷五

# 紅樓夢索隱卷四

##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且說寶玉秦鍾二人跟著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索隱）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八月甲戌諭禮部經筵大典。理書早舉。向因文華殿未建。有旨暫緩。今思稽古典學。有關治道。難以再遲。應於保和殿先行開講。丙子上御經筵。癸亥復諭部。日講之典。已於十二年四月內舉行。後因文華殿未建。暫行停止。今思講學要務。不可復遲。欲於十月內開講。先期應於弘德殿告祭。是爲二次典學之明證。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退了前聘之物。誰知貪財愛勢的父母。卻養了一箇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箇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箇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裏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爲。諸如此類。不可勝數。（隱索）特補此層。可見劉之多行不義。一時都下。必嘖有煩言。今代遠年

湮傳其事者少矣。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索隱）生辰一說當是指大婚與萬壽同日舉行，可謂又是龍燈，又是會，又是政老母八十歲矣。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索隱）都太監卽總管也，夏府下嫁之意，特來降旨。賈政賈赦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內監的。那都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索隱）內監往來口傳諭旨，恆有之事。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卽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有兩箇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箇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裏頭的消息一概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咱們家的大小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索隱）鳳藻宮尙書，仍是朱明制度。作者有意影射，順治十五年十一月，禮部等衙門會云：議宮闈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宮女名數。乾清宮設夫人一位，秩一品，淑儀一人，秩二品，婉侍六人，秩三品，柔婉二十人，俱秩四品。尙宮局尙宮司記司言司誦各二人，司闈四人，女史六人，尙儀局尙儀一人，司樂二人，司籍司贊司賓各四人，女史三人，尙服局尙服一人，司仗四人，司寶司衣司綿女史各二人，尙食局尙食一人，司饌四人，司醢司藥司供

女史各二人。尚寢局尚寢一人。司設司設各四人。司與司苑女史各二人。尚績局尚績一人。製四人。司珍司珍司計女史各二人。宮正司宮正女史各二人。俱秩六品。慈寧宮設貞容一人。秩二品。愼容二人。秩三品。待衛品級定數。鳳藻宮尚書一說當指乾清宮夫人而言。宮中秩一品者。僅此一人。與尚書同品。曰尚書。貞德妃二字。當指貞德皇后四字中化出。亦映照淑儀也。後來老鄭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又往東宮去了。(索隱)順治時有東宮之稱。見冊封孔有德女上諭。後不經見。速請老太太們出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於面。於是都按品大妝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並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政亦換了朝服。帶了賈璫賈蓉。侍奉賈母前往。於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索隱)以數語考之。似又不指董妃。或指靜妃。或董之僅於封妃爲不得已。故情僧有所不快於心。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索隱)包占寶蹟。不意被秦業知覺。(索隱)被議政大臣奏參。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索隱)陳名夏奉旨絞決。故云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索隱)當時刑訊故云。今見老父氣死。此時痛悔無及。(索隱)可謂禍延顯考。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箇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索隱)別有所注。因此衆人嘲他越發默了。且喜賈璫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

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索隱)豫王班師，與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尚善、公圖賴等偕歸，其中無似雨村之人，當別有指，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索隱)敘黛玉葬父歸，偏又將雨村夾入，此人必有所指。此次之黛玉，似指小琬。阿妹童年而言，故特標同宗兄弟四字，遙相映射。董妃業已晉封，必因漢王重色拔茅，連茹遂及其妹，或妃有南歸葬父之事，或即令從前遣妃之人在南募致，故特地又敘雨村一筆，可見當時夤緣干進之士，罔所不爲。累列薦章，蓋有爲也。此中詳細，今已不可得聞，然脈絡不明，其意可見。作者面面俱到，讀者亦面面俱到，可耳。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索隱)必小琬問字之誼，因琬而璉仕者是當時一文芸閣也，由此致思，亦可知爲何如人。故一路同伴而來。(索隱)伴送入京，儼然國舅。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索隱)小琬厚葬其父，事所必有，與劉嫗之欲遷葬其夫，同一人情所不禁也。須知書中此等處，皆無閒筆，無非紀當時所聞，特不能拘定如何寫法，不定借何人何事，一爲流露耳。諸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索隱)當時必馳驛而行，故有按站二字。因聞元春喜信。(索隱)董妃封詔，或在途間命耶，抑聞太后喜詔耶？以時考之，當是後一層，遂晝夜兼程而進。(索隱)若是尋說黛玉以孱弱之身，當新喪之後，豈能因他人喜事如此奔波？即賈璉有事，亦不足以牽率阿璉。可知書中是說與受封有關係之人，不是呆寫黛玉行程也。若果舍命奔馳，尙何成爲黛玉？讀者一思可得，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就不在意了。(索隱)當時江南初定，可問之事正多，而情惟心目中，但欲得美人無恙，故書中特著餘不在意四字，以譏其重色而輕政，是與三桂之間，陳娘無恙情事若何，可謂君臣一德。古今有幾好容易。(索隱)西廂後候一齣，前半篇文字，全作好容易三字，可見急待盼切之心，盼到



明日午。初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寶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索隱）新目南歸必有一種淡雅妝飾。故加以超逸二字。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索隱）小宛不離書史。此行當取舊貯牙籤。帶歸宮闈。忙著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賜苓香串珍重取出。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索隱）以上敘秦鍾寶玉北靜王等事。內中均含蓋有外寵情事。在內君王。肅袖不知所傳何人。特敘此層。以臭男人三字提醒。一則見小宛之輕狂。一則見情僧之多寵念珠之爲上。賞爲進獻。不必拘。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少時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洗塵。不知可賜光顧領否。（索隱）借闖房。戲謔寫出國舅老爺四字。意不在元春之昆季。在專譏同行進妃者。內大臣鄂碩。冒稱妃也。父者因妃封三等伯。或卽往來勤護之人。耶非只國舅直國丈矣。鄂之受封當時不免朝野驚訝。故敘此層。無非嘲罵。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鬢參見畢。獻

茶。賈璉遂問別後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箇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輕。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裏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著了。我苦辭了幾回。太

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殊。不。知。我。是。捻。著。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俗。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箇。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索隱）都。人。調。坎。語。纍。纍。如。貫。珠。的。是。世。婦。人。口。吻。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裏。更。可。笑。那。府。裏。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箇。馬。仰。人。翻。更。不。成。箇。體。統。了。（索隱）一。片。得。意。之。詞。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看。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了。他。（索隱）齒。真。乖。覺。說。著。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見。姨。媽。去。和。一。箇。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箇。對。面。生。得。好。齊。整。模。樣。我。疑。惑。俗。家。並。無。此。人。說。話。時。間。姨。媽。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索隱）又。一。箇。好。微。號。作。了。房。裏。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鳳。姐。道。賊。往。蘇。杭。走。了。一。箇。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裏。瞧。著。鍋。裏。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索隱）飢。荒。一。層。又。是。說。到。田。畝。要。圓。圓。的。故。事。梅。村。圓。

曲云當時祇受聲名累。聲名累感名豪。幾疑致此二句有謂指在南強實而言的。有謂指由明宮出付時而言的。以本書之意考之。不說打官司。卻說與姨媽打個荒。可見由明宮出付時亦是多人欲得費多少。周折打多少。飢荒非田妃寵冠後宮改竄名籍安遇亦不易得之也。那姨媽看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索隱)此層又說到三桂要圖圓的故事上過了沒半月。(索隱)三桂納圓未久。卽奉命出關。一說未及成禮而去。梅村曲中所謂早攜嬌鳥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煞軍書底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者是也。書中沒半月三字。卽指此時而言也。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裏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裏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裏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撒箇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箇成算也沒有。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箇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裏碰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裏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著膽子花麼。所以我趕著接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著二爺面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見笑道。我說呢。姨奶奶知道你二爺回了。忽刺巴的反打發箇房裏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索隱)此一段指劉妃私植貨利的情形。說著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



坐鳳姐雖善飲，卻不敢任興，只陪侍著。（索隱）影梅菴憶語：言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書中借璉鳳道出此層，可見全不拘定某人指某人，不過總之以若干人寫若干事而已。賈璉的乳母趙嬭嬭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嬭嬭執意不肯，平兒等早於炕沿設一几，又有小腳踏。趙嬭嬭在腳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几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箇沒的倒咯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留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索隱）影梅菴憶語：言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姬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妙異。書中因飲酒而及食肉，故亦從憶語中探出。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麼不拿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索隱）是江南之物。趙嬭嬭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麼？只不要過多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裏，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裏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跳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爆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著人，所以倒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著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人身上貼，可見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

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著是外人。他卻看著是內人。一樣呢。（索隱）是說滿漢界限及虜掠婦女說著。滿屋裏人都笑了。趙嬷嬷也笑箇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心慈。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慳呢。（索隱）已刺豫王重色。的行。巡。他在偕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索隱）見了所欲。便是兒女不見。便是英雄。豫王當時威猛。亦是因人而施。卽劉嬭事。可見趙嬷嬷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索隱）有情二字。被他揭破。再喫一杯酒。從此我們奶奶作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勉強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喫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索隱）點出大題目。是說謠傳所謂太后下嫁的故事。以君后下臨臣下之家。比於王姬歸省。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索隱）真從古未有之奇聞。趙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箇緣故。（索隱）借此一問。發明委原。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索隱）一椿古今未有的奇事。卻拿孝字來作骨世傳。當時因大婚典禮。有恩詔。賈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獨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

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攝政王現方鰥居其身分容貌皆爲中國第一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豫辦云云。此一篇文字爲當時真本。爲後世傳抄不可深究。然姑就謠傳看去。卻是至仁純孝有普天無怨曠的規模。書中借趙嫗一問發出此段議論。可知所謂歸省之事爲何如事矣。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索隱）四字不平。列言父母亦有兒女之情。可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孝之至也。不在貴賤上分的。（索隱）漢時公主往往再鰥居室之情。豈因貴賤而異。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索隱）皇父之稱。尙不能略盡孝意。（索隱）即詔中不能盡志的意思。因兒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索隱）其何以教天下之孝。故敢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闕。因體儀制（索隱）徑往宮中未免有傷體面。故別營院宇以便雙棲。母女尙未能慳慳（索隱）可謂體貼入微。竟大開方便之恩。（索隱）真是大開方便之恩。此七字可謂體極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索隱）入宮者莫不慳慳。凡有重字別院之家可以駢聯。闕防者（索隱）闕防者行轅也。后出則翼之而行以資嚴密。故稱后闕防其實凡宮中妃嬪至宮門以外皆需此巡護。無不闕防也。此言闕防是招慈宣重字別院乃指容王私邸。順治八年王大臣議容王罪狀內有蓋造府第與宮闕無異之語。十二年因彭長所許爾等上疏稱頌容王功德王大臣議罪狀內又有容王蓋造伊府及伊弟豫王與莢王子夢親宅康賓裕舍數百萬文於漢子內建避

痘處所動用內帑。苦累官工等語。可見容璽之大啟宏規。非僅有重宇別院。書中不便明指。故渾括言之。不妨啟請內廷。變興入其私第。(索隱)是下嫁實。容王曰。令王公貝勒候其府前不入朝理事。可見變興常蒞有從此君王不早朝之樂。庶可盡骨肉私情。(索隱)語語共享天倫之樂事。(索隱)可謂匹夫匹婦皆得其所。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裏動工了。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母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索隱)周謂也。吳無也。自古無妃嬪歸省之事。安有蓋造別院之人。爲謁爲無極言設筆陪襯。實無其事。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嬷嬷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索隱)這大世面古今人能見者有幾。可恨我小了幾歲年紀。我若早生二三十年。(索隱)此下說南巡的古事。又自恨晚二三十年未能趕上。可見作書在乾隆之世。但及見高宗之南巡而未及見聖祖之南巡。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索隱)此一段全是硬行牽入。恐是後來人補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索隱)指清聖祖仁皇帝。卽康熙。此處是說康熙南巡。仿舜巡的故事。(索隱)舜南巡蒼梧之野。不說南巡說舜巡的事。用典恰切。比一部書還熱鬧。(索隱)南巡盛典。本有專書。故說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嬷嬷道。噯。噯。那可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著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似像淌海水似的。(索隱)指揚州鹽商接駕之事。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

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索隱）此作者自言也。聖祖二次南巡，即駐蹕雪芹之父曹寅鹽院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對，故有此筆。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箇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啣。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索隱）聖祖南巡四次，此言接駕四次，特明爲乾隆時事。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索隱）點明親見，可見作書者在乾隆四次南巡以後，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箇字。竟顧不得了。（索隱）可見當時爭妍鬬靡的光景。鳳姐道：我嘗聽見我家太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嬷嬷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掌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索隱）仕宦之家，固不待言，即鹽商亦有所爲，而爲維持兩淮綱引當時，正非易也。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索隱）夾錢夾議，不煩言而解。正說著。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喫完了飯。不會。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喫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東府裏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著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麼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著東府裏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索隱）依所指並借著東府花園一層，當是西苑地方，西苑亦稱海子，即睿王所蓋避痘所也。避痘所，當亦是諱言詭避之稱。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



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而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買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答應。幾箇是賈璉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索隱）順治十二年七月。給事中季開生奏。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來。遇吏部郎中張九微回籍。其船幾被使者封去。據稱奉旨往揚州買女子。恐奉使者不能仰體宸衷。借端強買。小民無知。未免驚慌。必將有嫁娶非時。骨肉析離之慘。而奸棍挾仇捏報。官牙鬻利。挪移諸弊。斷不能無。（給諫借封船說起。可見當時揚州一帶。強買諸弊。本回賈璉自揚而蘇。亦即此類之事。）乞皇上速收成命。得旨。前內官監具奏。乾清宮告成。在即。需用陳設器皿等項。合往南省買辦。故令發庫銀遣人往買。初無買女子之事。（乾清宮女官數十人。將從何取足。）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董妃何人。）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訓。豈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後。尚且不爲。何況今日。朕雖不德。每思效法賢聖之主。朝夕焦勞。屢次下詔求賢。上書禁勿稱聖。惟恐所行有失。若買女子入宮。成何如主耶。季開生身爲言官。果忠心爲主。當言國家正務實事。何得以家人所聞。茫無的據之詞。不行訪確。輒妄捏瀆奏。肆誣沾直。甚屬可惡。著革職。從重議罪。具奏。尋部議應杖一百。折贖。流尚陽堡。從之。觀給諫此疏。語語落實。世祖此詔。句句週護。可見赴南採買女子之事。本非無因。至十二年乾清宮成。更將廣搜博取。以過墟志。及聊齋諸書參看。當時人家有子女者。匆匆嫁娶。恐入掖庭。其事殆不虛也。置備樂器行頭等事。（索隱）暗指兼買陳設器皿等事。大爺派了姪兒。（索隱）當時奉使之入。必入旗親貴。帶領著來管家兩

箇兒子還有單聘仁（索隱）帶善騙人最妙，卜固修（索隱）帶不顧羞更妙，兩箇清客相公（索隱）必有南人在內作線，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璉打諒了一回，道：「你能發在行麼？」這箇事雖不甚大，裏頭卻有藏掖的。（索隱）其中不實不盡處太多，賣放嫁名何事？賈璉笑道：「只好學習著辦罷了。」賈蓉在旁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索隱）當又是劉妃參贊，其間劉之役，當容故睿王之獄，英王錢譴獨豫王受過有限一子襲爵，本年（順治十二年）復封其次子索尼爲貝勒，當是子以母貴，有以逢官家所好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豬肉，也看見過豬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箇坐纛旗兒，難道是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要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璉道：「剛纔也議到這裏，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裏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著。」（索隱）可見發帑銀之語不確，或由虞山黃氏支取，或由江寧藩庫動用，均無不可。等置辦綵燈花燭。（索隱）又引回大婚之事，彩燈花燭四字須著眼，並各色簾幃帳幔的使用。賈璉道：「這箇主意好。」鳳姐忙向賈璉道：「既這樣，我有兩個人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箇便宜了你呢？賈璉忙陪笑道：「正要和嬌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嬷嬷，彼時趙嬷嬷已聽話聽厭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

個叫趙天棟。(索隱)時指李成棟二人。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著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地向鳳姐道：嬌娘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按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東西還沒用，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著一徑去了。這裏賈薈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說着，倒先學會了。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裏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著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事。了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榮寧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也有山石以及亭樹欄杆等物，皆可挪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有一般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索隱)胡字是假說，號山野子。(索隱)京師有善堆山子石者，外號山子石，趙富指此人。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

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野子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索隱)睿王不入朝視事的光景。石芥豈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節略。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璉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快樂。這天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煙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煙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說不中用了。茗煙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裏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煙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鍾的兩箇遠房嬸母並幾箇兄弟。都藏之不迭。(索隱)忽然車駕臨幸。出人意表。故避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簣多時矣。寶玉一見。遂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打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展轉枕上。